

古原◎著

白盖头

在他的笔下，『邮票一般大』的桥镇显得舒缓而沉静，平稳而安详。大场，麦垛，头戴白帽的妇女，表情虔诚的老者，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在蓝天白云以及疏朗的晴空下。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白盖头

古原◎著

在他的笔下，「邮票一般大」的桥
镇显得舒缓而沉静，平稳而安详。
大场，麦垛，头戴白帽的妇女，表
情虔诚的老者，所有的一切都呈现
在蓝天白云以及疏朗的晴空下。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白盖头 / 古原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227-04336-2

I. ①白… II. ①古…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7966号

白盖头 | 古原 著

责任编辑 唐 晴
封面设计 光の翼
责任印制 石 军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杨宏峰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固原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260千
印数 3500册
版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336-2/I·1148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装订有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

序：写作及写作之外

火会亮

古原是一位很早就不用故事情节，而仅凭细节铺陈就能把小说写得精彩纷呈的作家。在他的笔下，“邮票一般大”的桥镇显得舒缓而沉静，平稳而安详，大场，麦垛，头戴白帽的妇女，表情虔诚的老者，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在蓝天白云以及疏朗的晴空下。他的别具一格的诗意描写，为我们提供了西海固乡村的另一种图景。

读他的小说，我的耳边会不时响起从清真寺里传来的梆声，这种梆声清脆、淡定，在早晨清明的天光中，它会像一只纤细手轻轻抚过你的心头。

这是桥镇的梆声。

大学毕业后，我和古原先后分配到同一个单位——我们曾就读过高中的西吉县兴隆中学任教。这是一个曾孕育了作家马存贤的地方。学校坐落在镇子的中央，周围店铺林立，市声扰攘。被分配到这里教书，你基本上是被放置到了现实版的“精神租界”而和经济大潮较上了劲。打个比方说，你苦口婆心讲解了四十五分钟的“前程”论，抵不过窗外商贩们一声悠长而滋润的





叫卖。换句话说，这块“旱地里的黄金商岸”，基本上摧毁了我们
要想成为一名“园丁”的一切梦想。

于是我们开始写作。

写作从苦闷开始，便多多少少带了些悲壮，也有了一缕来自心灵深处的审视与关照。

记忆中到处是阳光、麦香，和人间烟火。在夏天，在收割完自家的麦子后，我们便急不可耐地来到暑假里平静而安详的校园。我们各据一桌，有时可以从早晨写到天黑，又从天黑写到天亮。从庄稼地直接回归到书桌旁，我们似乎是把生活也顺便带到了稿纸上，温暖、干燥，还有一缕来自大地深处的泥土芳香。

在这里，我写了《挂匾》《醉社火》《罗曼沟》。

古原写了《冬季的日头》《麦捆》《斋月和斋月以后的故事》。

《斋月》是一篇像诗一样优美的精粹短章，当初写完它，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古原的脸上竟漾起一层幸福的红晕。果然，这篇首发于《朔方》的小说，不但被当年的《民族文学》转载，且入选了该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全 国短篇小说佳作选。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仿佛是来自天籁的短篇，放在任何层面上都值得品味。

这一时期，古原写出了一系列以桥镇为背景的短篇。所谓“桥镇”，其实是古原早期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虚构地名。这里民风淳朴，人心向善，在追求平安、幸福的美好生活中，人们怀揣的是一个躁动不安而目标单纯 的梦想。安静的村庄，油画一般的院落，朴实的村民，肃穆圣洁的清真寺，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浸染了作家质朴而诗意的美学追求。阅读这些干净的

文字，你的眼前会不时幻化出大片大片炽热的阳光，阳光下头戴白帽的老人那静默的表情。

古原写小说，亦擅散文。与他的小说一样，古原早期散文亦体现了他一贯不变的追求，他常常把一种美好的情感融入到目力所及的那些事物中，纯净，明朗，诗意盎然。那些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句子，会像一曲曲撩人心扉的慢板，清澈而韵味悠长地走入你的心底，使人迷醉。

1994年年底，我和古原同时调入固原日报社。这是个孕育了诸多宁夏新闻人才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就像不经意的闯入者那样开始了另外一种方式的生活。古原当记者，我编副刊。副刊在固原日报算是一个品牌，由于有着数代编辑呕心沥血的努力，它始终因为贴近读者大众而备受青睐。主持副刊后，由于众多朋友的支持和领导的器重，我的工作也是顺风顺水，很快有了起色。而古原来到报社后，便一头扎进大山深处，和那些当时已很知名的“老”记者一起，采写了《走向贫困角》《西海固的企盼》等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系列报道，很快赢得一片赞誉之声。如今看来，那些用脚底板“跑”出来的文字，由于散发着一一种持久的、温暖的人性光芒而在固原日报的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这一时期，古原在新闻报道夹缝中写出来的文学作品，虽积淀不深，但明朗清新，自然质朴。他的触角业已脱开了先前的“桥镇”而探向了西海固大地深处。用评论家的话说就是：努力在现实的土壤中开掘，人文关怀的表象下是一种“范仲淹”式的博爱和悲天悯人。





这期间,我写了《名声》《官司》《唢呐声声》。

古原写了《黄土墙上的月亮》《清真寺背后的老坟院》《西海固情节》。

回头一望,我们在这个边地小城已生活了十余年,十余年间,我们或许舍弃了许多,但始终没有因为生活的繁复而舍弃当初的梦想和追求。

只是,我们仍然脚步蹒跚地行走在文学之路上。

2008年——也就是我离开固原日报来到《朔方》的第二年冬天,一日在办公室闲坐,忽接古原从报社打来的电话:刚写了个稿子,你给看看。听到老朋友的声音,我的愉悦是发自内心的和溢于言表的。开机,打开信箱,打开附件,一行醒目的小说标题立即豆粒一般跳出电脑荧屏:洁白的雪花铺满地。

这是个无雪的冬天。

在无雪的冬天看到这样一行湿润的文字,我的心头为之一动。

打开页面,眼前出现我所熟悉的那些冬日场景:在小城,在村庄,大雪纷飞,这块土地之上的故事正在徐徐展开。

2009年9月17日夜



Contents

001 序:写作及写作之外(火会亮)

001 绿苜蓿

011 白盖头

023 童谣

036 河道

041 窑庄

054 大庄

071 老家的阳光

080 遥远的草地

090 冬季的日头

109 山顶上的积雪

118 耶其目的老房子

129 洁白的雪花铺满地

142 黄月亮

165 回到河西

173 我是女子

187 老人和羊

195 黄土墙上的月亮

206 老待

217 蓝五

231 麦捆

243 清真寺背后的老坟院

258 斋月和斋月以后的故事

269 后记:生活的地方(古原)

绿苜蓿

1

那时还叫公社，公社下来是大队生产队，我们属于马堡公社范沟大队走路川生产队。

那一年是1978年，上完小学五年级，我就要升初中了。那一年我十二岁，我姐姐银珠十四岁。

7月10日，学校放了暑假。我得了一张奖状。

2

父亲不在家。队里要修水渠，父亲被派往三十里远的青石峡去炸石头，大概是时间紧任务重，不让回家，带着铺盖卷卷，晚上就睡在支在青石峡的帐篷里。家里只有我娘、我姐。我一回来，家里就三个人了。

我把那张粉红色的奖状递给我娘。奖状从校长手里接过来后，我把它卷成一个纸筒攥在手里，一直到家，所以我娘接着的就是一个纸筒。她慢慢展开，两手把奖状绷得很直，眼睛上上下下寻找着。五秒钟过去了，她问，哪搭是你的名字？

我已窝了一嘴玉米面馍馍，由于一口吃进去较多，馍馍把嘴撑圆了，听到娘这样问，我一步过去站在她的身边，手指着奖



状上的一个地方，声音从馍馍的隙缝中用力挤出来——这不是？！几粒金黄的馍渣渣被冲到了奖状上。

两丝潮红浮现在娘的两颊上。她看我咽下了那口馍馍，对我说，浆水快没有了，你敢不敢掐几把苜蓿叶叶去？

我问谁看苜蓿着呢？

娘说是队长他大六十子老汉。

我姐在一边说六十子拐（坏）得很，拉住掐苜蓿的恨不得一把捏死。

娘说总没有那么凶。

我知道六十子，我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无数次遇到过他，长着一双鱼眼，下巴上长着一撮黑胡子，迎面走过时，我总要问候他一句，巴巴（西海固方言，即爷爷）转着呢？巴巴浪着呢？巴巴干啥去呢？每次这样问了，他每次都淡淡地嘿一声，有时看一眼我，有时不看，有时扬起头对着天空哈哈笑一声，走过去了。他是他巴巴六十岁时有的孙子，便叫了六十子。我想冲我那么认真地问候着他，喊了他几百声“巴巴”了，他是会认下我的。掐几把苜蓿叶叶，大概不会有啥问题。

我说我去掐，我认得看苜蓿的。

我姐嘴快地说，三张麻纸糊了个驴头，你面子还大得很。

我说，咱俩一搭走，你掐苜蓿，我看人，他来了咱就跑，他腰来腿不来的还能撵上？

我姐再没说啥。

那天我心里高兴，我想为娘要做的一罐浆水做点自己应有的贡献。

背了一个蓝布挎包,我和我姐出发了。那张粉红色的奖状如一管铜号,把我的心吹动得激情荡漾。

3

庄子没有一点“城”的样子,但庄子西面那一带却叫城壕,其实就是一条土渠,有点宽,时常扔着死猫死狗死鸡。我和我姐从城壕里爬过去,走过一段地埂,走过长长的码着麦捆子的麦茬地,到接近河岸的地方,就是苜蓿地了。

那一大片苜蓿在寂静开阔的河岸上呈一种夺人眼目的绿颜色,开着蓝茵茵的苜蓿花。

麦子都已割倒,社员们趁这个空隙歇缓几天,就要往场上拉麦子,正午的河岸上只有一片白花花的阳光,河滩上不时传来几声鸟啼。我们用心观察了四周,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个时辰的这种空荡,我突然害怕了,我觉得这种表面的平静中似乎潜伏着一种危险,是一个设置好了的圈套,我心里有了一丝退却的念头,不过我没有立刻说出来。我扭头看我姐。我发现我十四岁的姐姐双眼充满了对那片绿苜蓿的渴望。是的,掐上满满一蓝布挎包苜蓿叶,让我娘做两大罐浆水。让我们的父亲从青石峡炸石头回来有浆水面吃。父亲吃面时我娘说苜蓿叶还是银珠和希毛掐回来的,父亲一边往嘴里送面,一边用欣赏的目光看我们。这种想法在一瞬间又战胜了我内心的怯懦。用不着多想了,姐姐拉着我的手,我们猫下腰,从苜蓿地畔上绕过去,蹲在靠近河岸的一方苜蓿旁边,面对着我们走来的方向,这样,六十子或者其他什么人从城壕那里一出现,我们一眼就能看到。身后不远就是陡立着的河岸,河水顺着河道往南流,我们



能听见水的喧哗。挎包放在脚边，口被撑开，我姐姐的双手在苜蓿秆上快速游动，看起来动作很熟练。我要给帮忙，她摇了摇头示意不要，她说你眼放尖一些，看见六十子来了就跑，我嘴里没言传，心里正在提高警惕。

我隐身在苜蓿地里，向麦码子那里张望，向远远的城壕一带张望。

没有出现一个人。

时间在一秒一秒过去，眼见着挎包里绿绿的苜蓿叶满了。

我姐把挎包的两个带子往一起一绑，就要往起站，她的脸上是一种曙光在前胜利在望的表情，这时候，我猛一回头，只见从左侧河岸的土埂下，冒出一颗人头来，那头上是一双鱼眼，下巴上是一撮黑胡子。

那是六十子。

我的确是太缺乏经验了，我只注意了正面，想不到他从城壕里一直绕路走到河道里，从背后搞突然袭击。我们站起身选择逃跑路线时，六十子已从土埂上爬了上来，白衣白帽白裤，手里还拄着一根细白的木棍，站在大中午的河岸上，如同传说中的一个什么人物。

站住！看你两个碎贼娃子能跑到哪搭去！

六十子的声音把苜蓿地里的两只麻雀惊得扑棱棱向空中飞去。

我们本能地跑起来。我姐一手拽着我，一手抓着挎包，顺原路往回跑。我甩开了我姐拽着我的那只手，两个人这样拉着手跑，动作一旦不协调，跑起来很吃力，很不得劲。果然，一松手，

调整了步伐，我们如两股小旋风从苜蓿地边刮过去。逐渐，我的速度超过了我姐。就在我超越她的一刹那，我还看了她一眼。我看见姐姐的眼中没有一丝恐惧，相反，嘴角还露出一丝若隐若现的笑意。看那神情，我们不是在逃脱追捕，而是运动场上的两名运动员，这样奔跑的目的只是为了一个名次，看谁跑第一名。姐姐嘴角的笑意告诉我，你快跑，你跑个第一名，姐姐还是很高兴。事实上，是姐姐提着的蓝布挎包影响了她的速度，她右手提着挎包，只有左手在摆动，她成了一只靠单桨划动的小船，而我，是双桨。就在我超出我姐约六十米的距离时，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声：

巴巴呀——

我一下停住了脚步。

万万没有想到，六十子是一股大旋风，他手中的木棍准确地击倒了我姐。

姐姐蜷缩在麦地里，双手护着头，而一团白色的六十子，挥舞着那根细白木棍，一棍，又一棍，打在姐姐身上。姐姐的声音都变了调：巴巴呀，甬打咧。

这一刻，我对那个我喊了几百声“巴巴”的老汉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蔑视，先前，我一直认为他看起来气势汹汹的追赶是在吓唬我们，但我错了，我的内心因这种蔑视在短暂的时间内变得坚硬起来，我又旋风一般往回跑。六十子还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就在他又一次举起棍子时，我向他的肚皮撞了一头，又一头，又一头，一连撞了三头，直撞得六十子脚步踉跄，连连后退。六十子圆睁着的金鱼眼里充满了惊恐。但他很快调整好了脚





白盖头

在他的笔下，「邮票一般大」的桥镇显得舒缓而沉静，平稳而安详，大场，麦珠，头戴白帽的妇女，表情虔诚的老者，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在蓝天白云以及疏朗的晴空下。

步，稳住了身体，接下来，他的棍子又发挥了作用，我的左肩和左腿各挨了重重两下，倒在姐姐一边。

跑的还快得很，你能跑过四条腿的羊，多少羊叫我一棍子都打趴下了。

听得出来，他虽然打倒的不是四条腿的，但他的棍子每次都这样准确无误，未曾失过手，他是很有点自豪的。六十子如一个胜利者一般这样质问了一句他的俘虏，然后，把那个装着绿苜蓿叶的蓝布挎包挑在棍子上，走了。

我和姐姐如两个伤兵，互相搀扶着，走在回家的路上。

4

见我们土头土脸狼狈不堪的样子，娘吃了一惊，陪着小心和笑脸问了一句，没掐上？

我和姐都没有说话，一张嘴，我们准会放声大哭。

在炕边上坐了一会儿，我姐就起身在水缸里舀了一马勺凉水，倒在一只白碗里，咕咚咕咚一气喝了下去；又舀了一马勺，倒在白碗里，又是一口气咕咚咕咚喝了下去。喝完说希毛你喝吗？我说我不渴。我看见我姐满脸潮红。

我的身上有些疼，脑子里很乱，我想睡一觉。

突然，娘的声音反过来又把我吓了一跳，她颤着声地喊，银珠，你咋了？

我姐双手抓挖着胸口，似乎喘不上气来，她声音嘶哑着说“我呀——我呀”。人整个直往地上蹲下去。

娘扶起我姐的头看了一下，脸色骤变，她被火烫了一般直往门外跑。

跟在娘身后进来的是父亲的堂弟，我们叫叔叔的四八子。四八子俯身看了看，对我们说，赶快送医院。

你收拾一下，我去拿个啥。四八子一边说，一边大步往外走。家里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希毛——希毛。我姐的声音如同从深深的水底传来的。她的脸色通红，手挣扎着伸向我，我把手递过去，姐姐攥住了我的手。

希毛……

她要说什么，但她说不出来，剧烈的喘息使她大张着嘴，嘴形如同我在学校里用劲读拼音字母“ā”一般。

她只是用劲攥着我的手。

四八子很快来了，拉着一辆架子车，后面还跟着他的邻居，自小就没大没娘的“耶其目”（穆斯林常用语，指孤儿）苏卖卖。娘给车子里铺了一条褥子。手忙脚乱地把我姐抱到车子上，身上盖了一条线毯子。苏卖卖拉着架子车。四八子对我娘说，叫希毛跟着，你就不去了。

我娘说，我不去不得成，我不去把我急死到家里了。

四八子说，那快走。

我娘走在架子车左面，四八子走在架子车右面，我跟在架子车后面。

到马堡卫生院，医生用听诊器一听，说快送到县上去，这搭没治。

我娘克制着内心的恐惧，问医生，娃咋了嘛？医生说，肺炸了。



县上离马堡还有八十里路，娘望着四八子，四八子沉吟了一会，说，走！连夜走！

这时候，躺在架子车上的姐姐又一次向我伸出了手，她已说不出话来，只有大颗大颗的泪珠亮晶晶地滚落到枕头上。我攥着她的手，静静地看着她。

四八子又说：走！

我攥着我姐的右手，跟着车子走。走了一会儿，我姐的瞌睡似乎来了，手直往下垂，我轻轻地把她的手放进了车子里，用毯子盖住。

走出走路川，走过麦地湾，又走了五里路，到叶家河的时候，娘凑到姐姐脸前一看，失声大喊，银珠，银珠——

我姐脸上通红的颜色不知什么时候消退得无影无踪，脸色一下子显出蜡黄蜡黄的样子。

四八子看了一眼，手在我姐鼻孔那里放了一放，说，回。

我看见四八子的眼里潮乎乎的。

银珠呀，我的连心的娃呀——

娘的哭声在叶家河河湾里一下飘荡开来。

河湾里很静，只有娘的哭声，只有那股不大的水的水声。

在夜半一点钟的时候，姐姐又被拉回到了我们家的土炕上，换了水，请来开过学的海其布阿訇念了“讨白”，黎明时，姐姐咽了气。

房里地上搭了一块“溜板”，姐姐躺在了溜板上，用一长溜白布盖着。姐姐只能在我们家睡这一晚上，这一次，是我攥起了姐姐的手，我的眼泪无声地滴在姐姐的手心里，一颗，一颗，

又一颗……

父亲是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赶到家的。父亲进房以后弯下腰，揭起盖在姐姐脸上的白布，父亲的手开始不住地抖动，很快，父亲的身子也抖动起来，父亲扬起了头，眼泪却从脸上满山遍野地淌下来。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父亲开始哭了。

父亲看见站在对面的我，用两手抓着我的两肩。父亲的手抓得我的两肩生疼。

疼也罢，我没有躲开，我让我的父亲抓着我的肩膀。

5

姐姐的坟选在了我们的老坟院里，紧挨着十年前无常的奶奶。庄里的人说，银珠给她奶奶做伴去了。

送埋的那天，庄里很多人包括队长都来了，拿着铁锨，争先恐后地向我姐姐的坟坑里填土，其中一部分人用铁锨仔细地将土拍瓷实，压上了两溜胡基（土坯）。

但是六十子没有来，六十子一直没有闪面。

从坟上回来，有人出主意让我父亲到公社告六十子。我父亲说，娃娃都埋了，我还告啥呢。再说，就是把他告到监狱里去，告着枪毙了，我的娃娃能回来吗？我的娃娃回不来了嘛。

父亲郑重地同那个人讲起了道理。

事情过去了许多年之后，我对六十子的举动有了新的认识，我还是理解了六十子。

那一年乃至那一年的前后几年，我们的确对苜蓿备感珍

